









### 美工潮洶湧難遏

## 煤礦大罷工重新爆發

### 廿五萬鐵路工人忍痛宣佈復工

### 惠特尼指出此舉乃因政府壓迫

【合衆社華盛頓廿六日電】煤礦罷工於昨日下午八時，在煤礦工人工會與煤礦業主之間的合約談判破裂後，重新爆發。此舉係由煤礦工人工會主席惠特尼宣佈，並指出此舉乃因政府壓迫所致。惠特尼指出，煤礦工人工會已與煤礦業主達成協議，但煤礦業主卻拒絕履行該協議。惠特尼並指出，煤礦工人工會已準備好與煤礦業主進行談判，但煤礦業主卻拒絕與煤礦工人工會進行談判。惠特尼並指出，煤礦工人工會已準備好與煤礦業主進行談判，但煤礦業主卻拒絕與煤礦工人工會進行談判。惠特尼並指出，煤礦工人工會已準備好與煤礦業主進行談判，但煤礦業主卻拒絕與煤礦工人工會進行談判。

### 麥克阿瑟「暴行警告」後

## 日本人民示威再接再厲

### 合衆社說麥克阿瑟助長反動派氣焰

【美聯社東京廿六日電】麥克阿瑟將軍在東京發表的「暴行警告」後，日本人民示威活動再接再厲。合衆社指出，麥克阿瑟將軍的「暴行警告」助長了反動派氣焰，並指出日本人民對麥克阿瑟將軍的「暴行警告」表示不滿。合衆社並指出，日本人民對麥克阿瑟將軍的「暴行警告」表示不滿，並指出日本人民對麥克阿瑟將軍的「暴行警告」表示不滿。合衆社並指出，日本人民對麥克阿瑟將軍的「暴行警告」表示不滿，並指出日本人民對麥克阿瑟將軍的「暴行警告」表示不滿。

### 美國想在安理會上

## 永遠保留伊蘭問題

### 合衆社說伊蘭問題

【合衆社紐約廿六日電】美國想在安理會上永遠保留伊蘭問題。合衆社指出，美國想在安理會上永遠保留伊蘭問題，並指出美國想在安理會上永遠保留伊蘭問題。合衆社並指出，美國想在安理會上永遠保留伊蘭問題，並指出美國想在安理會上永遠保留伊蘭問題。合衆社並指出，美國想在安理會上永遠保留伊蘭問題，並指出美國想在安理會上永遠保留伊蘭問題。

### 熱誠援助新興波蘭

## 蘇波簽訂新約

### 予波長期貸款及糧食接濟

【本報訊】蘇聯與波蘭簽訂新約，予波長期貸款及糧食接濟。蘇聯與波蘭簽訂新約，予波長期貸款及糧食接濟。蘇聯與波蘭簽訂新約，予波長期貸款及糧食接濟。蘇聯與波蘭簽訂新約，予波長期貸款及糧食接濟。蘇聯與波蘭簽訂新約，予波長期貸款及糧食接濟。

### 波工業獲飛躍發展

## 與八國互通貿易

### 波工業獲飛躍發展

【本報訊】波蘭工業獲飛躍發展，與八國互通貿易。波蘭工業獲飛躍發展，與八國互通貿易。波蘭工業獲飛躍發展，與八國互通貿易。波蘭工業獲飛躍發展，與八國互通貿易。波蘭工業獲飛躍發展，與八國互通貿易。

### 英埃談判停頓

## 邱吉爾叫囂反對撤退駐軍

### 英埃談判停頓

【本報訊】英埃談判停頓，邱吉爾叫囂反對撤退駐軍。英埃談判停頓，邱吉爾叫囂反對撤退駐軍。英埃談判停頓，邱吉爾叫囂反對撤退駐軍。英埃談判停頓，邱吉爾叫囂反對撤退駐軍。英埃談判停頓，邱吉爾叫囂反對撤退駐軍。

### 東印政府恢復允諾

## 供印糧五十萬噸

### 東印政府恢復允諾

【本報訊】東印政府恢復允諾，供印糧五十萬噸。東印政府恢復允諾，供印糧五十萬噸。東印政府恢復允諾，供印糧五十萬噸。東印政府恢復允諾，供印糧五十萬噸。東印政府恢復允諾，供印糧五十萬噸。

### 英閣使團公佈

## 致印各王公儲君書

### 英閣使團公佈

【本報訊】英閣使團公佈致印各王公儲君書。英閣使團公佈致印各王公儲君書。英閣使團公佈致印各王公儲君書。英閣使團公佈致印各王公儲君書。英閣使團公佈致印各王公儲君書。

### 美官方忽然聲明

## 否認英美有糧食協定

### 美官方忽然聲明

【本報訊】美官方忽然聲明，否認英美有糧食協定。美官方忽然聲明，否認英美有糧食協定。美官方忽然聲明，否認英美有糧食協定。美官方忽然聲明，否認英美有糧食協定。美官方忽然聲明，否認英美有糧食協定。

### 更正

## 江紹原教授著文

### 江紹原教授著文

【本報訊】江紹原教授著文，要求真正還政於民。江紹原教授著文，要求真正還政於民。江紹原教授著文，要求真正還政於民。江紹原教授著文，要求真正還政於民。江紹原教授著文，要求真正還政於民。

### 晉閩勾結敵偽毒害百姓

## 迫使人民紛紛逃亡

### 晉閩勾結敵偽毒害百姓

【本報訊】晉閩勾結敵偽毒害百姓，迫使人民紛紛逃亡。晉閩勾結敵偽毒害百姓，迫使人民紛紛逃亡。晉閩勾結敵偽毒害百姓，迫使人民紛紛逃亡。晉閩勾結敵偽毒害百姓，迫使人民紛紛逃亡。晉閩勾結敵偽毒害百姓，迫使人民紛紛逃亡。

### 中央軍在雲南

## 中央軍在雲南

### 中央軍在雲南

【本報訊】中央軍在雲南，中央軍在雲南。中央軍在雲南，中央軍在雲南。中央軍在雲南，中央軍在雲南。中央軍在雲南，中央軍在雲南。中央軍在雲南，中央軍在雲南。



在森嚴的戒備下被檢査了。我們被押進一個辦公所裏，在那裏遇到兩個最聲望學生兼教的老師也被綁在屋簷下。點名後我們又被押進一個飯店的後屋，天黑了，又突然地拖出押送他處，被一連串拖出。——六十多個人塞在三個

東北抗日聯軍第二軍第二師長史忠恆同志，是東北最誠實的抗日領袖之一。

我上可以釋放的。並且問我：「什麼時候在黨小組的工作情形怎樣？」天啊！我除了回答「我不知道」外，又怎樣死，但是我不能死，口

時候，我昏過去了。幾分鐘後，我仍繼續在發上醒來，頭身全腫。身上疼得得厲害。我想馬上死，但是我不能死，口

東、東滿各縣。史恆同志從九一八前後的許多事實中，逐漸認識到只有中國共產黨才是真正解放中國人民，也才是真正堅決抗日的政黨，

進小屋裏去。

我們的同伴輪流被這樣審問着，並且有兩個同伴們認為太情嚴重的，控出去沒有回來。

第三天，當我第二次被提去審問的時候，在一個臨時充作候審室的小屋裏，我發覺那兩位同鄉，他們都已被了最殘酷的火刑。

那些押到外縣去的同鄉。然而，三個月後，我又該另外一個系統的機關逮捕。

趙君先生，我的眼淚又湧出我的腮，我的心頭又燃起憤怒的烈火。我說：「我雖然已在安樂的現在，可是，有多少青年，還被囚禁在西安、瀋陽、重慶……」

最後有兩條的：

是我一次受過這種痛苦的同志鄭君呼籲，登報（一）就治他們的殘酷，對一切統治者們告訴吧！

人們是重於掩蓋血跡和欺騙人民的，他們會將罪惡查得寫冤家案。控訴吧！讓你的淚液做一個證人！們邪惡的錢糧！」

麵粉公司」當工。

我們媽每第二週便開始做工，直到第二天早晨，才吃晚飯。睡眠的時間，最多不到七小時。做工時，稍微倦一點，便要受到處罰。做不成或者被趕出廠去。

我逃離到陝西蒲城，十三歲時隨叔父到西安，當泥水匠小工，在王爺門外「成豐

我的學習是以文化為中心，主修劇劇的。在魏民文藝的八年中，我選被校方學校按開式。一九四一年，我選被校方開課。一九四二年八月入邊區戲劇學校。這兩次學習的時間都非常短促，學校回來不久，我便在魏民工廠當技員了。

今年春，我在報紙上看到了延中的生廣告，就起來投考，但是能否考取當時卻沒有一點把握。

傳烈抗禦  
路士日北

人，戴肇國轉老松嶺設防，日寇兵車，將二千餘日軍滅大半。但係以未得盡滅日寇軍，幸所部呼嘯聞鋒，奮勇直前，以致目標顯露，倭人知道，是以高舉標旗，以數架機關集中掃射，忠愍同志首先受傷，附近戰士來援者，他負痛坐起揮手說：「不要顧我，趕快掃滅敵人！」接濟直部中領報戰。全師士氣也憤而志戰死的消息，憤不欲生，均含淚向敵進衝，結果將敵人殲，幸未中傷，惟用卡把那頭出，將創口露上，仍負傷指揮，結果將日寇先頭部隊全數消滅。於年六月海軍開赴哲山勃利等地游擊，忠愍同志所部仍留東寧游擊，八月份，他會合望志同志部進攻東寧縣城，日寇在該城西部高地築有砲臺，以重兵扼守，為東寧城守的支援助，忠愍同志奮勇前進，佔領縣城，此役傷亡十餘次，始將砲臺攻下，佔領縣城，此役忠愍同志又負傷四處。一九三五年二月，忠愍同志部在東寧縣二道溝擊潰偽滿「靖安軍」，奪，揮軍前進，直撲敵人防所，敵軍三連全被解除武裝。此後他即轉道汪清縣大荒溝一帶，海軍，與月中旬在孫家營一戰，殲大霧襲擊日軍，消滅敵一百餘人，正在搜索戰場時，敵人

鄺縣天主教教友  
致『四八』烈士家屬的信

本月三日，慈惠天主教教友楊啓壽，馬建民、何文義三先生，代表全縣教友，致函鄺縣天主教友及『四八』烈士家屬，並募捐葬儀費邊洋二十一萬七千元。原信全文如下：

毛主席鑒：  
王、秦、蔣、鄧、黃諸家屬鑒：  
『四八』犧牲倏來，猶如晴天霹靂，震動了我們每個人的心坎，在這國家政治險惡之際，他們爲了爭取和平民主，奔走天涯，不顧風霜雨露而奔波，現在爲人民犧牲，他們的死是光榮的，他們的死不但使人民不覺灰心，且將更激起大家的奮發，我們要以更大的力量，爲他們逝下的未竟事業而奮鬥，把那些法西斯魔王打下去，把和平民主終

我當時只有起碼，不然馬上就會失業。我一天有二角錢的工資，母親、弟弟、妹妹正在渭城討乞，我鄉裏敢失業呢？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我來到了陝甘寧邊區，在職民工務處工作。

有許多事情使我覺得很奇怪：爲什麼廳長（廳長是工人領袖吳生秀，現任工

老，再不然就是宗小，像我們這樣的小組，只有四五人。

在國民黨統治區，入中學讀書，不是一件容易事，做我這樣的人，根本不可能。但我後來居然被錄取了。十六日搬到延中。從那時起，我便成了以前爲我所稱羨羨慕的中學生了。

進步文化的遭難 (四)

移奪 遺作

陳世民

本文作者曾受國民黨特務教訓，在東南亞美第七特訓班受過訓練，後被派至菲中解放區破壞工作。可是，作者「與共產黨數月來的寬大待遇與厚實的餐肉，揭露了國民黨特務政策的惡劣陰謀，真正了解到共產黨的光明磊落，……引人持久開始感到溫暖的氣息。」（作者語），因此，他寫此文，控訴國民黨反動派的殘暴罪行。這裏發表的，是該作者的遺稿。

——編著

第七中美特訓班，設在福建省建寧縣東北四十里的大伏山中，一個人口稠密的古村莊——東蓬村。辦公室設在這座村北溪邊設立集中營，據著它這座旁圍起特務訓練班。——小美特訓班這是中國「人村」，加上美國技術的混血兒。

該班以蔣經國為主任，福建省公安局局長林紀國之（負責實際責任）。聘有美國教師七人，傳授近代化的特務技術。全班分三大隊：（一）政治工作隊，有二百餘人，大多是中學生及失學青年，目的在培養政治特務，訓練後分發到東南各地黨支軍民機團體團體，深入「保甲基層組織」，以游員、游動員等名目出現，其任務為組織及核心組織、監督各機關團體工作人員的言論行動，從中檢舉所謂「思想不純」份子，防範「奸黨」活動；其次，操縱各機關團體及黨

(二)特工隊，即派兵特務和情報人員的混合隊。有三百餘人，大都是退伍軍人，地處邊境。訓練目的有二：一、交通特務兼派兵特務，用於東南各地的交通並組織與匪軍會商、陸空旅一檢查處等，以職員面目出現，其任務是控制交通，阻礙人民行動自由，並從來往行人中發現「可疑份子」。旅館飯店也在該處兼充之。二、被目為「忠於敵方」的同志，則專門分發到了「奸區」進行內竄活動，搜集情報，

(三)軍事技術系，即武裝特務，有四、五百人，大部是從三職營調來的上級軍官或招來生，是教授使用新式武器，(包括湯陽阻止日機炸漢——此舉威力頗大，去年八月曾阻止新四軍渡江大橋)。突擊殺術，新式通訊器材，自來水，向解放區進攻。去年在西安組織為華北中支類型。

名稱是軍委會幹部訓練學校。去年日本投降前，招生廣告，上面寫着：「本校宗旨：爲適應國軍軍官，待遇與青年遠征軍相同，畢業後由學校酌量分配回浙東、浙南一帶作適當工作。」……

陳力能的失學失業，兩年，就被哄騙過去。

這是談談：「每天兩餐，飯量有限；」第二是「服從領袖，消滅奸惡，保守秘密，違者處死，不准交談，一人不准行動，不與外人接見，監視，互相檢舉」。此外，宿舍裏的行李，隨時行動處均有「考卷」，凡被認為「不可靠」的，「名裂」的名號，將他「調」走暗殺，當時有一個姓張的軍官，忽然在一個雨夜，把他從營中喊醒，把他拖走了，也無人敢詢問。我們在陰森森的環境中，一哭一天的活埋地。現在我悔悟了，這是對反動派的嚴重抗議，與我一同受害的朋友們，同受這個片鱗。

三月廿五日，突然有兩個自稱從烏縣逃來的青年女子，一位姓花，年十七歲，一個名趙建蘭，年十九歲，她們來到我們二旅駐地，要求參加我軍，當時便被收容了，但經過方議話，二旅駐地不自由的民主作戰的感召，她們良心發現，自願的自己是國民黨的特務，她們並將國民黨迫害青年婦女當特務的劣劣的八路軍的無恥罪行，談露出來，現在發展起花的反帝

對叫張桂花，十七歲，息縣縣城內東街人，父親叫張鳳翔，生於光緒二十一年，息縣淪陷後，被迫到一個地種莊舉形結婚，我不過，所以夫妻關係沒好過，想和他離婚，又沒人給介紹主，縣城是屬蔣匪區，蔣匪把馮子珍，叫他老婆楊氏給他辦幾件事，請好，就主我離婚，我離婚的要求雖然迫切，但叫張鳳翔不聽，就是不願意，因此我沒答覆，馮子珍就發誓他老婆大爺，『你不給我娶把孫子孫哥再找誰這罪！』張子珍，只好答應。

馮子珍給我三個任務：（一）調查八路軍新四軍的駐地防務情況。（二）必要時打入八路軍內部去造謠言，就說中央八路軍。（三）把事情辦好，後八九天內可回息縣，說說，八路軍搶劫，要殺我人證，好宣傳，好進剿。我走到光化，七軍一個姓劉的排長扣押了一夜，一夜強姦五次，我就把赤手條帶的女孩子，在一個無人性的野獸下又有什麼辦法反抗。剛到八路軍的時候，我恨心吊起，總以為仍逃了一場污辱，過了幾天，見到的隨到的完全卡到子珍楊的相反，這裏的人很好，同志們給我說很多的革命的道理，見到雷震夜打罵，自由，就是做的好都是爲老百姓，現在我才明白了國民黨爲什麼好，就是因為八路軍是人民的隊伍，今天在同志們的教育過來了，這是我一生的幸福，我得到了光明。……

在張桂花坦白書的結尾，她沈痛地寫：『國民黨害了我，害了我，中好像我這樣的女孩子被面蔣黨陷害的真是太多了，今天在晚上喊叫黨無情害青年，欺騙青年，國民黨才真是名不虛傳的『匪』！』

不民主的情況下是有權有勢的人，所以我和數百同所辛勤努力的這部份的進步文化事業終於因為在他們潛藏其勢力實在可怕」，而不免預遭他們的毒手的過程中，我們這份進步文化事業正在慘遭他們毒手的過程中，我在十分沉痛悲憤之中，要拯救犧牲的生命，也曾經奔走訪問在國民黨中趨于比較開明的朋友，俾得我們正義的光明正大的立場與所受的不權利或不合理。其中有一位是從前「報界前輩」他很坦白的告訴我：「我××兄，老實對你說，他們認為你們的文化事業太廣大發展，老實對你說，他們認為你們的文化事業太廣大了，確實了上述五項中的幾條。其中還有一條是：從前的老同學而現在成爲CC派新新的主持人，使我很難地告訴說：『以手援一個偉大力量之文化運動放在一個平穩穩固以手援，靠這不是不能放心的』」他們儘管一位是報界前輩，一位是我的老同學，但我自我心裏總感到一種見解，不得不重撫我的胸臆：這在國家民族利益的問題上，不同文化事業的內容是否有利於國家民族，而以只是純為「擴大發展」，只是所謂「他們主持人不求本黨黨員」而自招招徠，還是因爲「他們」無條件的受得情面而反反覆覆，語焉所及，爲了「他們」的不忠誠而讓中山先生革命創始的悲劇重演？

於是，我憤慨而又毅然，寫來給你們的這封國書。

生學一年一中延  
忠 錫 崔

父親是個儒雅，母親一向務農，七歲開始勞碌，當紡織學徒。十一歲時父親與我水別，我和母親逃難到陝西蒲城，十三歲時隨叔父到西安，當泥水匠小工，在

工作的時間，是這樣的短，每月只領

八小時的工。

我有着一種說不出的愉快。

我生疏不久，我便對學習發生了興趣，至合曾第一次對學習優良者的獎勵，有我的名字。

我當時學習是為了學寫信與記賬。

在外邊已掌握了紡織技術，所以我的學習是以文化為主技術為副的。

在機民工廠的八年中，我還被廠方調學校兩次。一九四〇年九月入鐵工調學校。一九四二年八月入邊區鐵工技校。這兩次學習的時間都非常短促，

進步文化的遭難  
(四)

檢奪並作

明派所  
我們不  
明前途  
進步文  
主義而  
化的勞  
產生了  
戰萬的  
，便  
所施其  
民族

的光明前途竟定了堅強不能搖動的基礎嗎？在這裏有一點頭顱重壓明的是：這是中國整個進步文化所努力收獲的成果，而不是僅在中國整個進步文化中佔有一部分的活著商店的發展事業所能成就。但中國派反對派看到活著商店發展的迅速和蓬勃氣象，却把整千整萬的「堅強如石的進步頭顱」歸咎於生活書店，竟認為要剷除進步文化，發覺他們自己的「震千萬文化」，非從摧殘生活書店下手不可！在政治「曲線」正往下降的情況下，正國民黨舉行的五中全會裏面，我們就聽見有人竟公開宣傳「生活書店的書籍，雖在鄉村僻壤，隨處可見，可謂無孔不入，比勢力實在可怕，而本黨的文化事業即等於零，不能和它競爭，所以非徹底消滅它不可！」（報聞）大意如此，是參加該會的友人某君告訴我的。（報聞）派反對派不自已想採用採用的文化政策是國人共棄的「殺千刀文化」，不自已想揭目從國父中山先生去世以後，除已成著者甚好的四週書所寫的「三民主義之理論的條索」一本書，竟出版了幾本甚至一本表現總理遺教的鉛筆，而但切齒痛恨於他人所辦的進步文化事業發展迅速，以為自己所以不能發展的原因，由中山先生在天有靈，真不免要痛哭流涕投稟太皇顯。

但是他們的「選擇」無論如何不合理，而他們在政治上不平民的情況，是有權有勢的人，所以我和數百同志所率勁力的這部份的進步文化事業終公認爲在他們看來勢力實在可怕，而不免遭遣他們的毒手。我們這部份進步文化事業正在捨掉他們毒手的過程中，我在十分沉痛悲憤之中，要請拯救它的生命，也當曾奔走訪問在國民黨中語子比較清醒的朋友，憐憫我們事業的光明正大的立場與所受到的摧殘的不合理。其中有一位是從前報界前輩，他很坦白的告訴我說：

「×兄，這裏對你來說，他們認為你們『文化事業』礙大發展，是他們的文化的障礙！」這位前輩雖然口說，但從前的老同學現在成爲CC派特新的主持人，他還追述那件公案說：「以這樣一個地方最大的文化刊物放在一個卑賤圈子裏，當然是不能放心的。」他們儘管一位是報業前輩，一位是我的老同學，但是我當時就感到一種惡見，不得不很特殊的說明：這在我們黨報新聞的範圍，不同文化事業的內容有利於國家民族的幸福，而且只是純其「廣大發展」，只是因爲它的持有人不是水落石出，而則被加以摧殘，這是因爲「他們」無疑是得過且過，反問我道：誰要所事？爲什麼？無疑的不是南京派中山先生革命黨的領袖人物？爲什麼？